

国别与地区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索马里政策研究*

崔 戈

【摘要】 1993年“黑鹰坠落”事件后,索马里逐渐淡出了美国的视野。“9·11”恐怖袭击,使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发生变化,反恐被提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对于索马里这样的“失败国家”会成为又一个阿富汗式的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的担心,使得索马里的内乱再次被提上了美国非洲战略的议事日程。小布什执政的8年时间里,美国加大了对索马里的介入。然而,美国的政策既没能给这个战乱纷飞的国家带来和平,也没能阻止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扩展。

【关键词】 小布什; 美国; 索马里; 政策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2)05-0074-78

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东部的索马里半岛,面积约63万平方公里,略大于法国,人口约900万。索马里北临亚丁湾,东濒印度洋,西南、西部以及西北分别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交界,海岸线长约3200公里,是非洲大陆海岸线最长的国家,扼守红海连接印度洋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小布什执政的8年时间里,基于反恐和自身利益的需要,美国的索马里政策几经变化。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小布什时期美国索马里政策作一梳理,力求对更好地认识这一政策的核心、效果有所裨益。

一、美国索马里政策的缘起

小布什政府前,美国在索马里并未有太多的国家利益,虽然有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但美国在非洲之角的政策主要还是依靠地区大国埃塞俄比亚,美国对索马里的关注相当有限。

冷战初期,索马里一直是苏联的盟友,与美国支持的埃塞俄比亚对抗。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苏两国同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美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恶化,苏联趁机发展了其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大量军事设备和培训人员。而苏联与埃塞俄比亚关系的密切,引起

了邻国索马里的不满,苏索关系走向冷淡,最终破裂,这又为美国改善与索马里的关系提供了契机。直到欧加登战争爆发前,美国一直奉行着疏远、打击埃塞俄比亚和积极接近、支持索马里的政策。1977年7月,欧加登战争爆发,美国将此视为缓和并改善同埃塞俄比亚关系的机会,对交战双方保持所谓中立的政策,对苏联运送古巴军队进入埃塞俄比亚作战的扩张行径也采取了避免对抗的态度。但美国的政策并未能带来美埃关系的改善,美国随后加紧了在索马里的军事部署,遏制埃塞俄比亚。里根政府执政之初,加强了与索马里的合作。美国积极建设在索马里的军事设施,并同索马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1982年,美国向索马里提供紧急军事援助,对付苏联支持的埃塞俄比亚,并鼓励其同肯尼亚和解。里根政府后期,由于美国与埃塞俄比亚改善关系,在人权问题方面批评索马里的政策,以及索马里与苏联及其盟友重修旧好,两国关系恶化。

冷战刚刚结束,1991年1月,索马里的西亚德·巴雷政府被武力推翻,索马里就此陷入武装割据、战乱不止的无政府状态。1992年初索马里爆发饥荒,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受灾。同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751号决议,决定实施联合国索马里行动,向索马里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90天,尽快部署50名军事观察员和500人的保安部队,以监督停火和护送人道主义

* 本文为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称《大国对非洲战略的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救济物资。而此时忙于竞选的老布什认为美国在非洲东北角没有处于危急之中的国家利益,并未派遣美国军队前往索马里推动救援和恢复秩序。12月,竞选失败的老布什总统迫于各方压力决定派遣两个步兵师和相当数量的空中补给、海上补给、工程和后勤支持来打通摩加迪沙被封锁的道路和索马里中南部主要道路,以运送人道主义救援食品。1993年6月,联合国维和部队受到索马里民主联盟艾迪德武装的袭击。10月4日,美军出动海军陆战队追杀艾迪德,因情报有误,结果两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18名美军士兵死亡,78人受伤。后来艾迪德的部下拖着美国士兵的尸体在摩加迪沙游街示众,引起美国朝野震动。5日,克林顿宣布,在索马里的美军到1994年3月31日前全部撤回。这也宣告了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以失败告终。1993年的“黑鹰坠落”事件成了美国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耻辱,也使得国内孤立主义势力抬头,很长一段时间,美国都极力避免对非洲的直接军事介入。从此,索马里淡出了美国的视线,直到“9·11”恐怖袭击。

“9·11”恐怖袭击,使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发生了转变,反恐被提高到了国家安全战略高度。2006年美国的国家反恐战略报告认为“恐怖组织利用失败国家训练恐怖分子,计划、组织和准备恐怖活动”;“失败国家”为“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提供全球通道”。⁽¹⁾阿富汗反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后,美国担心基地组织残余势力逃往索马里,担心索马里这样的“失败国家”可能会成为又一个阿富汗式的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索马里的内乱再次被提上美国非洲战略的议事日程。

二、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索马里政策的核心与手段

2008年2月,美国国务院在其关于索马里的全面地区战略报告(Comprehensive Regional Strategy on Somalia)中阐释了美国对索马里外交政策的三个方面,即消除恐怖主义威胁,促进政治稳定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²⁾美国对索马里的政策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的。其中,消除恐怖主义威胁是政策的核心,政治介入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则是实现政策的措施和手段。

1. 美国索马里政策的核心——消除恐怖主义威胁

2001年12月,小布什总统决定美国再度介入索马里,并宣布埃塞俄比亚将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推行“反恐”战略的盟友。随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和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坎斯坦纳等高官在解释美国反恐战略中多次提到索马里,

谴责索马里支持恐怖分子,宣称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美军方也声称,在索马里有一个恐怖组织训练营,由一个与“基地”组织有紧密联系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掌握。这个营地的成员涉嫌参与1998年美国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小布什政府还将索马里“伊斯兰法院联盟”主席哈桑·达希尔·阿韦斯列入恐怖分子名单,并公开表示愿意支持与资助索马里军阀在索马里“反恐”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支持其与“伊斯兰法院联盟”等宗派武装进行日趋激烈的武装对抗。⁽³⁾

与此同时,华盛顿开始为直接军事打击索马里境内的“恐怖”组织做积极部署。2001年12月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北约总部就美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向盟国的部长们吹风后,德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说,美国打击索马里“已经不是是否会打击的问题,而是何时以及采取何种方式打击索马里的恐怖主义。”⁽⁴⁾2002年1月,美国和盟国进一步加强了在索马里的军事部署。五角大楼证实,将调遣3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前往阿拉伯海,每支约有1200名陆战队员。这3支部队时刻待命,他们将参加索马里政府对恐怖分子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如果有必要,美国甚至可能动用地面部队。1月2日,由“埃姆登”号和“科隆”号两艘驱逐舰以及4艘后勤船组成的德国海军编队,搭载1600名士兵从威廉港起程,前往非洲索马里的邻国吉布提海域,另一艘正在地中海游弋的“巴伐利亚人”号驱逐舰在中途加入编队,参与针对索马里的反恐军事行动。2001年12月初,美国与索马里的三个邻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以及吉布提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如何采取安全措施,遏制非洲之角的恐怖活动。随后,坎斯坦纳出访肯尼亚,就利用肯基地打击索马里境内恐怖主义势力一事达成协议。此时,以美为首盟军的反恐之箭已在弦上,但后来美军入侵伊拉克以及伊战后不稳定的社会局势和日益严重的反美“恐怖袭击”,使美国不得不暂缓派遣军队到索马里境内“反恐”。

2004年,索马里内战各派的“和谈”出现突破性进展,索马里和会产生过渡联邦议会、总统和政府,但美一直怀疑索马里过渡政府与伊斯兰团结党以及基地组织有勾结,继续暗中支持和利用割据的军阀武装,秘密地使用美元助其壮大发展,对抗日益崛起的“伊斯兰法院联盟”。⁽⁵⁾2006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波特·戈斯亲临肯尼亚,与“恢复和平和反恐联盟”领导人会谈,并达成一项协议。根据此协议,美国向索马里军阀提供资金,索马里军阀则帮助美国在索马里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基地”分子。⁽⁶⁾对此,索马里过渡政府强烈批评美国借口“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而向索马里军阀联盟提供资金援助,造成了索马里局势的持续动

荡。索马里过渡政府总理阿里·穆罕默德·格迪警告说“这是个危险的游戏。索马里不是个安稳的地方,我们需要美国,但是希望美国能采取更有建设性的途径。显然,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稳定索马里,而美国却在利用错误的渠道。”⁽⁷⁾美国的这一做法被披露后,使得更多的索马里民众转而倒向支持“伊斯兰法院联盟”。

2006年6月,“伊斯兰法院联盟”全面控制首都摩加迪沙,推行伊斯兰法。美国借军阀势力对抗伊斯兰教派武装的努力宣告失败。美国转而依靠其在非洲之角“反恐”的盟友埃塞俄比亚。

2006年12月24日,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称伊斯兰法院联盟是对地区稳定的威胁,是一个极端的伊斯兰圣战组织。该国军队为捍卫国家主权,被迫与索马里教派武装组织“伊斯兰法院联盟”交战。埃塞俄比亚先发制人的战略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2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贡萨洛·加列戈斯发表讲话说,美国对埃塞俄比亚军事打击索马里伊斯兰法院联盟武装的行为表示理解。加列戈斯说,埃塞俄比亚针对索马里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出于对索马里动乱局势的关切,目的在于制止“伊斯兰法院联盟”武装“侵略”。随后,美国空军动用AC-130武装直升机空袭了索马里南部“伊斯兰法院联盟”控制的几个据点。同时派出“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和三艘战舰会合,封锁海岸线,防止索马里境内“基地”成员经由海路逃逸出境。⁽⁸⁾美军的行动已清楚地表明,在反对索马里“伊斯兰法院联盟”势力这一目标上,美国和埃塞俄比亚已达成了默契,构建了临时的准军事联盟关系。

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使刚刚和平了半年的摩加迪沙又重新陷入动乱,部族领导人又开始了互相争斗。迫于形势压力,美国转而扶持过渡联邦政府,但此时,过渡政府已被视为美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傀儡。伊斯兰极端势力青年党则迅速崛起,赢得了部分索马里人的支持。布什政府索马里政策的核心一直围绕着“反恐”,最终的结果却是把更为激进的伊斯兰青年党推到了政治前台。

2. 实现美国索马里政策的手段——政治介入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2007年,埃塞俄比亚入侵索马里击溃“伊斯兰法院联盟”武装后,为了在索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巩固其“反恐”成果,美国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为索马里各派和解的政治努力中来。1月,国务卿赖斯宣布美国将向索马里提供1657万美元的援助,其中1150万美元食品援助和150万美元非食品援助,还有357万美元用于救助难民。赖斯说,现在是索马里结束20年军阀混战、暴力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最佳历史时机。她号召国际社会加入到美国为索马里各派实现和解的努力中

来。4月,美国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弗雷泽访问拜多阿,这是十几年来美国政府高官首次访问索马里。助理国务卿在与过渡政府官员会谈时表示,美国支持过渡政府在国家和解问题上做出的努力,并敦促政府领导人切实负起责任,阻止摩加迪沙暴力事件的进一步升级。5月,布什总统任命约翰·叶茨为美国驻索马里特使,帮助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增强提供基本社会服务的能力。12月,国务卿赖斯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两国首相会晤,她强调了增加部署非盟维和部队的迫切性,鼓励过渡政府在人道主义援助发放等方面负起责任,并承诺为解决索马里危机提供更多援助。⁽⁹⁾

2007年,国际社会共向索马里提供了800万美元的援助,这里225万美元是来自美国的。这笔款项被用于资助启动“全国和解大会”。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和国防部还资助设立无线通讯,设计T恤衫、宣传标语等,宣传希望各派和解。国际开发署还出资促成了索马里一些重要部族中各支派的对话和协商,促使部族各派都参与到“全国和解大会”的讨论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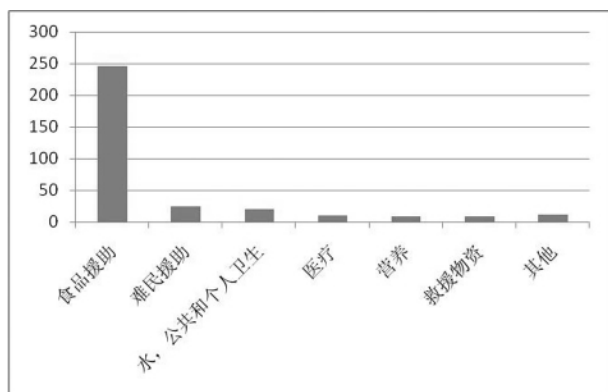
2008年6月,在美国的推动和联合国的主导下,索马里过渡政府与主要反对派“索马里再次解放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同意在吉布提签署停火协议。根据协议,索过渡政府与“联盟”将在协议签署30天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为期90天的停火。7月18日,“联盟”说,该组织内部两大派别已经就此前与索过渡政府签署的停火协议达成一致,双方均同意接受该协议。10月26日,据索马里媒体报道,索过渡政府当天在吉布提与“联盟”签署停火协议,双方同意联合部署部队维持治安,并确定了一份埃塞俄比亚从索马里撤军的时间表。1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843号决议,决定对所有破坏索马里和平与稳定的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11月26日,索马里过渡政府与反对派组织“联盟”宣布,双方就组建团结政府和扩大过渡议会等问题达成一致。12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将联合国监督索马里武器禁运落实小组的任期再延长一年。

总的来讲,2007年至2008年两年间,美国为了其在东非之角的战略利益和巩固“反恐”成果,曾一度尝试扶助不断向美示好的过渡政府,帮助其与反对派达成妥协,重返摩加迪沙。但由于此时的过渡政府已被视为美和埃塞扶植的“傀儡”政府,以及索马里人民普遍的反美情绪,美国的这些努力并未能收到理想的效果。索马里的混乱局势依旧。

美国辅助其“反恐”战略的另一个手段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了解决索马里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扶助羸弱的中央政府,避免伊斯兰极端势力控制索马里,布什政府大幅度地增加了对索马里的援助。美国从2001年开始成为了索马里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

的最大资助国。2001年至2007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共向索马里提供了3.62亿美元的援助,主要是食品援助(见图1)。同时,国防部也在索马里的邻国吉布提向索马里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图1 2001—2007 美国对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救援(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政府(问责)审计局对国务院和国际发展署数据资料分析⁽¹⁰⁾

2008年美国又向索马里提供了2.11亿美元的援助,其中1.97亿美元是食品援助(见表1)。

表1 美国对索马里的援助(单位:千美元)

	2008 (实际)	2009 (估计)	2009 (追加)	2009 (总计)	2010 (需求)
总计	211602	137690	40000	177690	103310
发展援助	10419				
经济配套基金		20250		20250	28270
保障健康与拯救儿童	748	1550		1550	6000
军事训练					40
防止武器扩散、反恐等	754				2000
维和行动	2281	78600	40000	118600	67000
食品援助	197400	37290		37290	

资料来源:国会2010年财政预算说明⁽¹¹⁾

美国的援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索马里的人道主义危机,但与索马里人民的需要还相去甚远,也没能避免索马里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三、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索马里政策评析

小布什政府在索马里的政策是失败的,7年的介入既没给索马里人带来和平的转机,也没达到打击恐怖主义、抑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崛起的目的。索马里

依旧是那个战乱纷争的国度,海盗、走私、毒品交易甚至更甚于21世纪初叶,索马里的和平与稳定看起来还是那么遥遥无期。

美国在索马里的外交政策之所以遭受失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的决策者们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研究和分析索马里复杂的政治局势,因而在何时及以何种方式介入这个问题上没能做出最好的选择。二是美国在索马里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基本是只专注于眼前的危机,而未能预见到未来会产生后果。

1991年西亚德政府垮台后,索马里陷入了军阀混战。经过了十年战乱,索马里各派和人民已经厌恶了杀戮和流血冲突。2002年是达成索马里各派和解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是有可能解决索马里的各派分歧的,而且索马里的内乱也有周边邻国势力参与的因素,美国是可以促使周边邻国协调一致,并在结束索马里战乱问题上起到建设性作用的。但美国考虑到自身反恐需要,怀疑索过渡政府与伊斯兰团结党和基地等激进组织有勾结,转向支持军阀割据以对抗“伊斯兰法院联盟”的崛起。这一事件一经披露,使更多的索马里人对美国在索维护和平的真正目的产生怀疑。美国此举非但没有达到控制“伊斯兰法院联盟”扩张的目标,反而为其成长壮大、势如破竹地统一摩加迪沙地区建立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事实上,索马里是军阀割据的“天堂”,并没有成为恐怖分子的“天堂”。赖斯认为脆弱的国家和失败的国家为“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提供了全球通道”。安娜·西蒙斯和大卫·塔克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恐怖活动与国家失败并无多大关联。“9·11”事件的11个劫机者中只有1人来自‘失败国家’黎巴嫩……在伊拉克被抓住的312名外国抵抗者只有一人来自‘失败国家’索马里,还有三个来自可能再一次失败的国家黎巴嫩。”⁽¹²⁾2006年美国国防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如果把阿富汗算做失败国家,那么在759名关在关塔那摩的囚犯中,34%来自失败国家,如果不算阿富汗,那么只有1.4%来自失败国家。”⁽¹³⁾美国在索马里完全围绕着反恐目标,只要是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武装都可以成为美国合作的伙伴,这种战略是错误的,也是注定无法取得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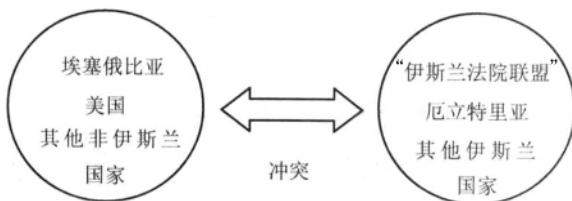
在对待“伊斯兰法院联盟”武装力量这个问题上,小布什政府把一个伊斯兰国家的不稳定和内部问题与基地组织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这样就将索马里的穆斯林整体地推到了美国的对立面。“伊斯兰法院联盟”扫平各地割据势力控制摩加迪沙地区后,成为美国在索马里的头号敌人。美国也失去了与温和派伊斯兰势力合作的可能。

最为糟糕的是,布什政府为了防止南部索马里建立

一个强硬宗教人士掌权的政教一体国家,暗中支持与索马里有宿怨的埃塞俄比亚入侵索马里。随后美国对索马里的单边军事打击,也被索马里人民看作是对埃塞俄比亚入侵的支持和配合,是对1993年“黑鹰坠落”事件的报复。埃塞俄比亚成了美国的最后一棵救命稻草,因为美国依赖的索马里军阀被打败了。但这种赌博方式注定不会成功,只会给索马里人民带来更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埃塞俄比亚发动的先发制人的战争,逐渐演变成支持埃塞俄比亚一方的美国与支持索马里“伊斯兰法院联盟”的厄立特里亚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与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激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见图2)。^[14]

图2 埃塞与索马里“伊斯兰法院联盟”冲突示意图



埃塞俄比亚的入侵虽然在短期内将“伊斯兰法院联盟”的势力逐出了摩加迪沙,但却把更为激进的极端势力伊斯兰“青年党”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在对抗敌国的侵略战争中,青年党成了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现在索马里人民不再把青年党与伊斯兰极端势力和严酷的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他们成了国家免受外来侵略的救世主和保护者。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实际上扩大了极端宗教势力在索马里的影响力。

而美国和埃塞俄比亚对索马里过渡政府的扶持,反而大大削弱了其民意基础,使之成为傀儡政府的象征,成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和索马里民众攻击的目标。

埃塞俄比亚入侵索马里的两年时间里,摩加迪沙共有大约1万人死于战乱,100多万人流离失所。索马里在“伊斯兰法院联盟”统治下短暂的和平之后重又陷入到混战的状态。

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基于反恐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在索马里政策上几经变化,从不重视到重视,从积

极介入到最终放弃。美国的卷入没有给这个战乱纷争的国家带去和平,而是带去了更为深重的灾难。这是小布什迷信武力,不相信和解的原则的失败,是其反恐战略中“不是与美国为友,就是与恐怖分子为伍”的信条的失败,是“布什主义”的恶果。索马里人在小布什提供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个两难的选择中选择了后者,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后者,而是因为他们更不喜欢前者。

[注释]

- (1) Anna Simons, David Tucker, “the Misleading Problem of Failed States: a ‘Socio-geography’ of Terrorism in the Post-9/11 Era”, *Third World Quarterly*, No. 2, 2007.
- (2) [9] [10]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Somalia: Several Challenges Limit U. 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zation, Humanitarian, and Development Efforts”, February, 2008, <http://www.gao.gov/new.items/d08351.pdf>, 访问日期:2012年7月19日。
- (3) John Prendergast & Colin Thomas-Jensen, “Blowing the Horn”,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7.
- (4) 刘晓燕《美国反恐锋芒转向索马里》[J],《瞭望新闻周刊》2001年12月24日,第52期,第59页。
- (5) 李焰《反恐?石油?谁让美国重返索马里》[J],《华盛顿观察》周刊2006年第19期。
- (6) Michael A. Weinstein, “Somalia’s Tangled Web Becomes Contorted”, *Somaliland Times*, Issue 227, May 25, 2006.
- (7) Emily Wax & Karen De Young, “US Secretly Backing Warlords in Somalia”, *Washington Post*, May 17, 2006, sec. A01.
- (8) Jeffrey Gettleman, “Somali Officials Said Tuesday that Dozens of People Were Kill in an American Air Strike on Sunday”, *The New York Times*, Jan. 9, 2007.
- (11) Ted Dagne, “Somalia: Current Conditions and Prospects for a Lasting Peac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 4, 2010.
- (12) [13] Anna Simons, David Tucker, “the Misleading Problem of Failed States: a ‘Socio-geography’ of Terrorism in the Post-9/11 Era”, *Third World Quarterly*, No. 2, 2007.
- (14) 孙德刚《先发制人战略与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J],《西亚非洲》2007年第4期,第11—16页。

作者简介:崔戈,大连理工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讲师,博士。(辽宁大连,116024)

收稿日期:2012-06-29

修改日期:2012-07-20

identity of emerging powers in two dimensions: content and contention. It discovers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of emerging powers is low. In order to construct collective identity, emerging powers should follow the arguing logic in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China, as a member of the emerging powers,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53 Webbed Public Diplomacy: the Analysis based on Two Research Perspectives

by Yang Yifan & Li Baojun

Webbed public diplomacy is a new type of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information era an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are attributed to both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and technical promotion from Internet which is mileston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Webbed public diplomacy turns the non-state actors in public diplomacy from theoretical concept to real entities and changes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from “authoritative monologue” of government to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Meanwhile, Internet and network management become the new major elements in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webbed public diplomacy also requires more of government’s capability in crisis management. Hence, webbed public diplomacy is vit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ositive international image.

World Economics

60 The Differentiated Selections of Outward FDI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by Sun Wenli & Qiu Yi

By comparing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firms “in this century” and the large scale foreign investment of Japanese and Korean companie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the paper finds that in spite of commonality in some important principles, there still exist differences in the three nations such as market entry mode, location choice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due to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Thes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oul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futur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Countries and Regions

66 On U. S. Cyberdeterrence Strategy

by Cheng Qun & He Qisong

The United States highly depends on cyberspace which is vulnerable to attack. In order to prevent potential adversaries from cyber attack, the U. S. carries out cyberdeterrence strategy. So the U. S. announces policy on cyberdeterrence with great fanfare; and develops modern cyber weapons to realize deterrence by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by denial; and constructs better systems of the cyberdeterrence strategy. But there are many unavoidabl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ourse of implementation, which may damage the effects of the cyberdeterrence strategy.

74 US Somalia Policy in George W. Bush Years

by Cui Ge

Somalia had faded out of U. S. focus since “the Black Hawk” in 1993. However, the agenda of American diplomacy was dramatically adjusted by “9.11” terrorist attack, which upgraded anti-terrorism to the cor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omalia regained America’s attention for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nother breeding ground for terrorism like Afghanistan. In the George W. Bush years, U. S. greatly broadened its intervention. Nevertheless, U. S. involvement neither restored peace for this country, nor prevented Islamic extremism from extension as it wished. U. S. policy to Somalia during this period was defined as a failure, which is doomed by the “Bush Doctrine” which prefers military power to reconciliation.